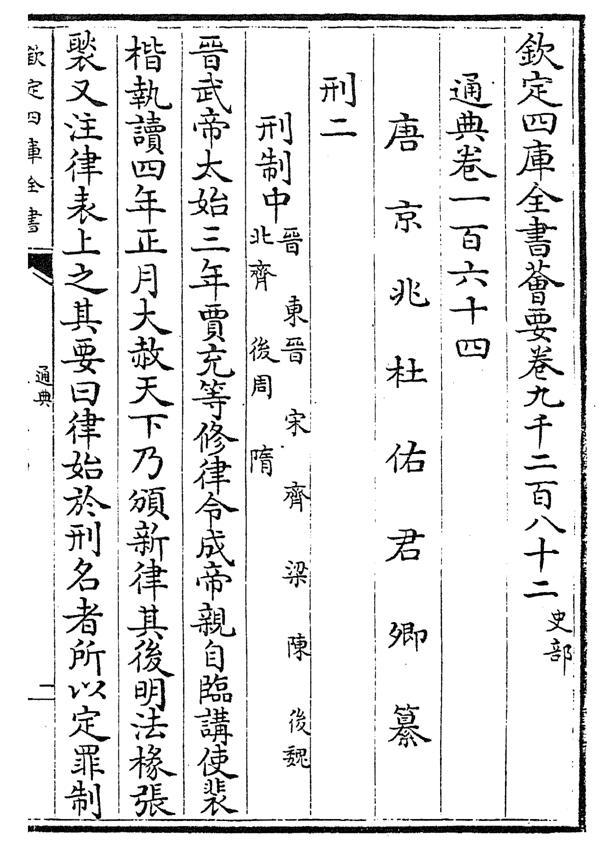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八十二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二

刑制中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晉武帝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椽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

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

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賊鬭之加兵刃水火中

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

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

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贓刧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歛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即

燔宫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强取强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

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叁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

之象髠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刱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

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録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時王孔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具寛恕篇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擬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曽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

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辦必收聲吞疊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

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衞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

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

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

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因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則古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

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
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
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
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
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
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
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
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

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黵面為刼字（黵音都感反）髠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讁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

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尚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擿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

百姓有犯則按法具舞紊篇○議曰按法用刑誠難差異然酌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之有秀茂若戮一士族雖或無寃如摧茂林薙翹秀或覩其瘁則多傷憫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蹊荒蕪未覺其彫殘乃鮮嗟嘆之議免俗惶駭不猶愈乎儻謂不然立覩其患武帝深旨未可為尤前志著八議之科近法有收贖之制豈比下俚便令同儕往事足徵未可多咎○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

范杲叅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内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欵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琛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

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髠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二重其五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决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决乘露車著三械加拲手至市脱手械及拲手焉拲音拱兩手曰拲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

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寃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乗寛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

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𪊨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内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

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

定十一年誅崔浩具峻酷篇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具峻酷篇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櫍砧也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

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贓謁之路殆絶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

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至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

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强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

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决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毁損十一曰廏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

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髠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

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决法合贖者謂流内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

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桁戸郎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閑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

於殿者復計為負馬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弟子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别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具舞秦篇○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廸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

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戸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宫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刦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廄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

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六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

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讐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

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

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戸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馮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具峻酷篇○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

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反叛者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没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

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

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

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蹻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

死具峻酷篇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疊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

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闗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寛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朱其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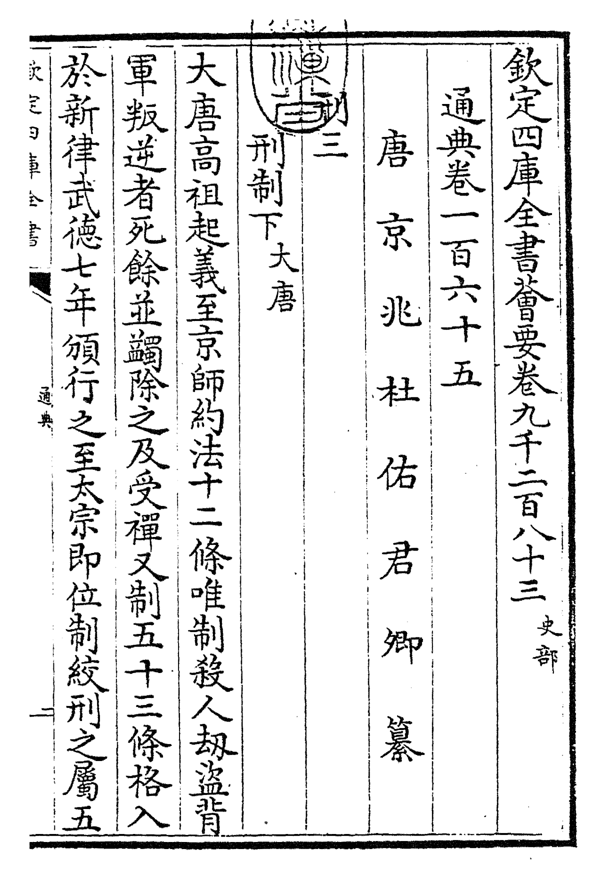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三

刑制下大唐

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刧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

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具寬恕篇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又刪武德貞觀以來勑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餘條為格十八卷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録不可悉載取其朝夕要切簡易精詳則臨事不惑耳他皆類此七年十二月詔

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勑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亡貞觀二年七月刑部侍郎韓回奏刑部掌律令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為諸司尋格式文比年諸司

每有予奪悉出檢頭下吏得以生姦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有勅當司格令並書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惟刑部獨有典章訛弊日深事須改正勅旨宜委諸曹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令准舊例録印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畢日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　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删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以前詔勅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

為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删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勅為散頒格皆七卷又删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龍三年八月勅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勅不言自今以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舉引為例景雲初又勅删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删定格式令名為開元格又删定律令名為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删緝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删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

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勑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畧件文節要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勑如聞用例破勑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制勑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在行用○）

名律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

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林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魘魅六曰大不恭犯廟諱改為恭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罵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謀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受業

師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及作樂釋服從吉改嫁　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妾及與和者○八議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　二曰議故謂故舊　三曰議賢謂大德行　四曰議能謂有大才　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　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　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　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　諸八議者犯死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議者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

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律因緣坐者准此）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即雖謀反辭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謂結謀真實而不能為害者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謬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衆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妖法）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資財不在沒限其謀大逆者絞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絞（謂協同謀計乃坐被驅率

者非餘條被驅率准此妻妾流二千里若率部衆百人以上父母
妻妾流三千里所率雖不滿百人以故為害者以百人
以上論害為有所攻擊擄掠之者即亡命山澤不從追喚者以謀叛
論其抗拒將吏者以上道論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
母夫夫之祖父母者皆斬犯姦而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謀
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
即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減二等已傷減一等已
殺者依故殺法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

周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諸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放為良者餘條故夫舊主准此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條准此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坐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

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加律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下條准此○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即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已之妾者各勿論○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缺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

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誣告重者緦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即奴婢訴良妾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諸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者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放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若壓為部曲及

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為首_{僱人}

殺者亦同即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餘條不行皆准此○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與毒人皆絞賣者不知情不坐即賣買而未用者流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并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故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諸有所憎惡而造魘魅及造符書呪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各不減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即子孫於祖父

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魘呪者流三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諸殘害死屍謂焚燒支解之類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鬬殺罪一等緦麻以上尊長不減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即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皆謂意在於惡者○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於墳墓熏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燒屍者徒三年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以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墓

燻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諸强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强後盜先盜後强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而不還及竊盜後覺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强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者亦是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十疋絞（本條亦有加者累加之）○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者流二千里犯流者絞（三盜止數赦後為主）其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已分法○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至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

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強乞取者准枉法論○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糾彈之官不減）即雖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諸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受乞未上亦同餘條取受及相犯者准此）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強者各加二等（餘條強者准此）若賣買有賸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強市者笞五十有利者計利准枉法論

即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諸監臨之官私役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傭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役使非供已者非供已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者計傭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已驅使而收傭者罪亦如之供已求輸傭直者不坐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遺乞貸皆勿論親屬謂緦麻以上及

大功以上婚姻之屬餘條親屬准此○營公廨借使者計傭賃坐贓論減二等即因市易賸利及懸欠者亦如之○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饋謂非坐者坐贓論强者依强取監臨財物法○諸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遺人雖不入巳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賸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家人一等○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

取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本任所者）○諸因官挾勢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贓論減一等將送者為從（親故相與勿論）○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雖貸推同餘條公廨准此）（即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盜法）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下條私借亦准此）○諸坐贓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五等○

諸人於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諸鬭毆人者皆四十謂以手足擊人者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傷及拔髮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及内損吐血者各加二等○諸鬭毆人折齒毁缺耳鼻眇人一目及折人手足指眇謂虧損其目而猶見物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二齒以上及髡髮者徒一年半○諸鬭毆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兵刃謂弓

箭刀矟矛攢之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謂金鐵無大小之限堪殺人者及折人肋眇人目墮人胎徒二年墮胎者謂辜限內子死者乃坐諸鬬毆折跌人肢體及瞎其一目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謂其骨蹉跌失其常處辜內平復者各減二等餘條損跌平復准此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鬬毆殺人者絞以刃故殺人者斬雖因鬬而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謂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相殺傷者皆依鬬法餘條用兵刃准此不因鬬故毆傷人者加鬬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鬬但絶時而殺傷者

從故殺傷法謂忿競之後各以分散聲不相接去而復來是名絶時○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者二十日以刃傷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餘毆傷及殺傷各准此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內及雖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以他故謂别增餘患而死者○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其不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手為重

罪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鬬者為重罪餘各減二等○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折傷謂折齒以上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三等減罪輕重加凡鬬一等死者斬詈者各減毆罪三等須親自聞之乃成詈即毆佐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鬬傷一等死者斬○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造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凶涉於不順傳用以惑衆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衆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

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不用徒三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諸夜無故入人家内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之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闘殺傷二等其就拘執而殺傷者以闘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謂貪利之而非行用者餘印謂印物及畜産者○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内者不以官當除免十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

如律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贓枉法之類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同為一官勲官為一官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准此例次以勲官當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觧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其流内官而任流外職

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諸流配人在道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還○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及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死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

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產蕃育皆為見在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流及身死者同餘皆徵之盜者倍備若計傭賃為贓者勿徵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平功傭者計人日為絹三疋牛馬駝騾驢車亦同船及碾磑列店之類亦依犯時價值傭賃雖多

各不得過其本價○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徵如法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罪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周親雖捕告俱同自首法其聞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身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贓科之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雖不自

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本應過失者聽從本法於物不可陪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即事發逃亡雖不得首所犯之罪俱減逃亡之坐若越度關及姦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并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於法不坐者歸罪於其次尊長為男夫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共監臨主守為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為首凡人以常從論○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准重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若重應贖輕罪

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謂上累見發之贓倍謂二尺為一尺不等謂以強盜枉法等贓併從竊盜受所監臨之類即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同事共與若一事類受及於所監守頻盜者累而不倍其一事分為罪二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滿輕法罪法等者謂若買易官物計其等准盜論計其利以盜論之類罪法不等者謂若詐請官器仗以亡失併從毀傷以考校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

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即見在使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謂老疾中小之類）以免課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等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

孫不坐○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輙發兵者雖即言上而不待報猶為擅發文書未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亦謂不先言上行即不坐待報者告令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城屯反叛若賊發遣即坐有内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調發給與即言上各謂急須兵不容得先言上者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同罪其不即言上者亦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

捕者不用此律○諸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即違犯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謂非弓箭刀盾短矛者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即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

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減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餘非全成者勿論○諸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並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制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於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謂殺人賊盜逃亡與强姦良人及更有急速之類不解書者典為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辯定放之即鄰伍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下責保參對誣告人者各反坐即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

亦如之（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則誣告官人及有蔭者依常律）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實及數罪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者虛及其所贖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反其坐）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詐不實論○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三千里（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已告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即焚之若

将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為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輙上聞者徒三年○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已者聽之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内為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官司受而為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

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云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爲驗雖在州縣並爲獄成尚書省斷訖未奏者謂刑部覆訖未奏亦爲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勅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論議仍永爲恒式勅旨依二年六月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勅除削絞死罪准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勅律互用法理難

容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勅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寶應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為准式處分又制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依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

其餘各犯别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勑旨依○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畧可知令王則輕庸后則重於善也則云罰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斯則前賢臧否之辨歟秦法苛峻天下潰叛漢祖蠲除約定三章大辟之罪猶誅三族孝文雖罷肉刑新垣亦罹斯酷其後顏異陷反唇棄

市楊惲坐諷議腰斬洎乎曹馬經綸之際忤者三族皆夷後魏有門房之誅歷代盖治時少罕遇輕刑亂時多常遭重典國家子育萬姓輕簡刑章徵之前代未有其比所以幽陵之盜西軼犬戎之寇東侵京師傾陷皇輿巡狩億兆戮力大憝旋殲自海内興戎今以累紀征繕未減杼柚屢空烝庶無離怨心者是由刑輕之故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亂者乃刑輕欲求至治必用重典斯乃一端偏見諒非適時通論也

夫刑之輕重利害已粗言之矣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之君子則曰賢人欲求賢人固不易得矧天下數百千郡縣豈得衆多君子乎佑以為條章繁難而決斷必不及條章輕簡而決斷或時漏故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政教寛大悶昧似若不明則人淳然而質朴其政察察其人鈌鈌政教苛察人則應之鈌鈌然而凋弊又語曰寧失不經仁惻之旨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刑四

雜議上　虞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虞書云帝謂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是汝之功勉之○周制以

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議賢若今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謂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能謂有道藝者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馬社稷之固也宥之以勸能者　五曰議功謂有大勲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若今吏墨綬者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謂憔悴以事國　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爭財曰訟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　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即磬於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　而

無宮刑其刑罪即纖劓亦告於甸人纖讀曰殲殲刺也劓割也宮以刀鋸割刺之告讀曰鞫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汚穢者則曰簠

簠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别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捽才忽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東周之季王道寖壞

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於鼎也顏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預設但不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辟法也爲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今吾子制三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以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微細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弊○

議曰古來述作鮮克無累或其識未至精或其言未至公觀左氏之紀叔向書也蓋多其義而表其詞孟堅從而善之似不敢異於前志豈其識或未精乎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安國注曰陳典刑之義勅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漢宣帝患決獄失中置廷尉平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

也今宜刪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即云上古議事不爲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羣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爲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焉其俗至淳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以防民陷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發明其義當子產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

區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隳俗做觀時之宜設
救之術外抗大國內安疲甿仲尼兄事聞死出涕稱之
遺愛非盛德歟而叔向乃謂赫胥栗陸御宇之時徒陳
閑誼行禮致治之說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
固不及研尋反覆斯言諒同王卮無當矣詳左氏之傳
或匪至公晏嬰張趯譏議則別先儒註釋亦已昌言所
紀叔向此書有如曲護晏子也或曰按孔穎達正義云
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

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
共犯一法情有深淺待至臨事議其輕重也按孔議會
叔向之言前已論之矣又按左傳晉趙鞅鑄刑鼎著范
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文公又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且宣子之
刑夷之蒐晉國之亂制也又議曰夫經籍指歸誠要疏
議固當解釋本文豈可徒爲臆説詳左氏載夫子所議

合守晉國舊法范宣子所為非善政也故錄本傳以證之佑誠懵學輒議前賢儻遇精鑒達識庶幾要終原始幸詳鄙見○秦孝公納衛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

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摰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

足多孝公竟變法令○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荅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等爲廷平獄刑號爲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

爲治捄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倦則廷平招權爲亂首矣薛宣爲丞相時弟循爲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免丞相加特進以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

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欽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為傷之）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欽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眾等議（史失眾姓）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勅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欽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葢崇敬也式車前横木居處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爲功使人傷人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爲城

曰春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詆欺成罪詆毀也丁禮反傳曰過人不以禮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手毆擊破其皮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罪同毆也疻音紙痏音鮪咸厚善循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爲循而毀宣是不義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謀計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其手足也(措置也)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誣欺輯(音集)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受其財)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者皆從此科)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

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其引令條之文也發謂其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記也記志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駮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

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班固曰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千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從耐罪以上至右趾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寃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云伯夷降典折人惟

刑言伯夷下禮法以導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禮制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強擅私爲之囊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矣狃詐習也寖漸也狃音女九反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其罪事止聽訟所以爲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諺

曰𩞄棺者欲歲之疫非以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故也凡此五疾獄刑之所以蓄也○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蘭射干生月令仲冬芸生荔挺出一陽始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皆始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交生雁北嚮陽氣上通諸生皆動萌芽月令季冬雉雊雞乳至正月陽氣以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統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泉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正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以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

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殷周歲首皆爲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刑獄無留罪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刑獄無留罪令言孟冬未詳明大刑必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齊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定若以行刑不可謂寧靜也議者或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

爲虐政四時行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帝納之遂不復改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詔下公卿光祿勲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得失故破矩為員斵雕為朴蠲除苛政更立疎綱海内歡忻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茹之饋集以成贓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恥家無全行至於法不得禁止為弊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自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常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和帝即位尚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聞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謬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爲非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
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惟人爲貴殺人者死
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
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
枯即爲害秋一物榮即爲異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
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〇晉
惠帝之代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
訟繁滋尚書裴頠表諫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

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然也是以辯方分職爲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宫掖陵廟有水火毁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法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於時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

蘭臺主者乃瞻視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斜蓋不足者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

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八月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
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
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
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
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覓於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
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墉之內火
即已滅主者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
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

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禮大臣之體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産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職思其憂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當而上求盡善

則諸下牽文就義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盡
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
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
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
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
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
理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
雖不厭情苟入無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

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

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因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爲教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人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

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議擬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

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包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牵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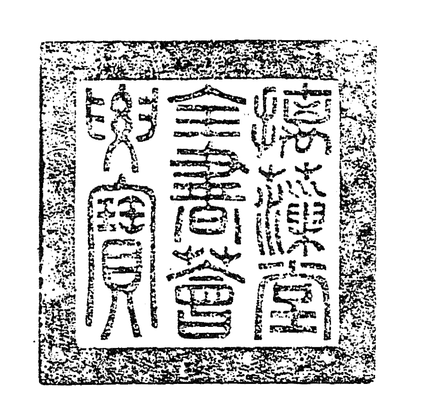
内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駮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且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臣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議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
復出法駁按隨以事聞也○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
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
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旛撾登聞鼓乞恩辭求
自没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暎議以爲天下之
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
弛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懲姦又使百姓
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

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駮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有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命者豈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愼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

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贖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況不傷乎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脩臣莫瞻菉

校對官編脩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朱其淵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